



ABOUT HOME ABOUT NATURE
世纪自然文学经典 | “美国乡村圣人”

—— 传 世 名 作

河畔小屋

在这心灵的栖息地
寻回生命中丢失的细节

[美] 约翰·巴勒斯 John Burroughs 著
杨舟 肖雪 译

精美插图
珍藏版

Riverby

我的笔记本中记录了
四季更迭，昼夜交替，大自然的种种，
鸟儿的第一声啼叫，花朵的第一次绽放，
以及一切独具特色的郊外美景。

——约翰·巴勒斯

不只是每次漫步或者旅行的简单记录 更是承载感动、热忱与乐趣的生活全景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Democracy &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

河畔小屋

He Pan Xiao Wu



[美] 约翰·巴勒斯 John Burroughs 著
杨舟 肖雪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Democracy &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畔小屋 / (美) 巴勒斯 (Burroughs, J.) 著 ; 杨

舟 肖雪译. — 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39-1092-7

I. ①河… II. ①巴… ②杨… ③肖… III. ①散文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2660号

书名原文: Riverby

出 版 人: 许久文

责任编辑: 李保华

策 划: 杜 楦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59419778 59417745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

邮 编: 100102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

印 张: 8

书 号: ISBN 978-7-5139-1092-7

定 价: 32.80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目录

Contents

Part1	徜徉于花海之中	001
Part2	南卡茨基尔的心脏	025
Part3	鸟 蛋	047
Part4	鸟类求偶	059

Part5 大草原笔记 069

Part6 一 瞥 087

黄鼠狼及其贼窝 089

敏锐的洞察力 093

麻雀的错误 096

薄弱的基底 098

惊恐的水貂 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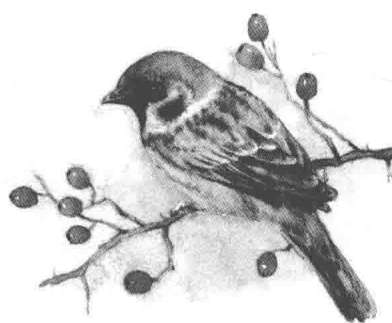
无腿的攀爬者 100

一只小泽鹰 103

花栗鼠 110

Part7 春日随笔 117





Part8 野生动物生活掠影 129

I 131

II 134

III 140

Part9 恐惧的生活 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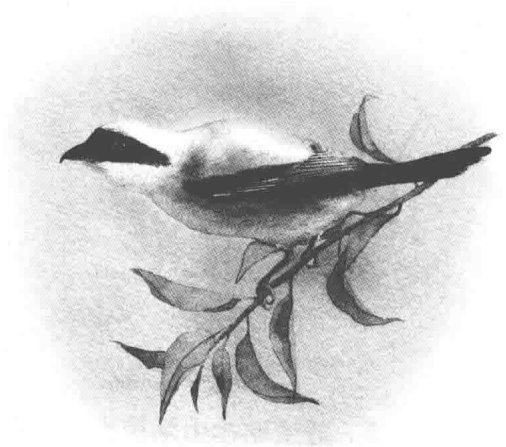
Part10 大自然的爱慕者 155

I 157

II 165

Part11 肯塔基蓝草的味道 171

Part12 猛犸洞穴 187



Part13 草率的观察 197

Part14 老苹果树上的鸟类生活 213

Part15 猎人的招数 219

Part16 对话年轻观察者 225

I 227

II 231

III 235

IV 239

V 242

VI 243

Part 1

徜徉于花海之中



红花半边莲

几乎每一个季节我都会认识一种或者多种鲜花。但是要穷尽任何一个数量庞大的植物部落都要耗费多年的时间，除非像草药师一样，只寻找某个特定的对象。我们希望和这些鲜花以一种简单自然的方式相遇，就像朋友那样。在那些美好的瞬间偶然碰在一起。你们会在散步时碰头，或是在树下野餐时，手肘相触，或在钓鱼或露营等外出探险活动中相识。有时我们只想感受下户外自然的气息，却在不经意间与这些花儿鸟儿相遇，似乎是特别的好运气呢！不管怎么说，人们都希望慢慢地去探索植物的世界，而不是囫囵吞枣不知其味。我们想要留一点念想，好让我们在路过时留心观察，有所期待。

我从来没有发现名为卡吕普索的一种兰花。格雷说，那是一种黄紫交杂的花。它生长在寒冷潮湿的森林和沼泽，异常的美丽稀有。没错，卡吕普索就是爱上了尤利西斯的那位女神！

她将他拘禁在岛上长达7年之久，最后因尤利西斯的离开，心碎而亡。我热切地渴望能看到她，以一朵花的样子出现，统领着寂静的沼泽，或是俯视林中苔藓遍布的幽暗峡谷，卓然而立。哪怕让我像尤利西斯被她拘禁几小时，甚至更久，我也心甘情愿。

我会借用格雷的话语来形容她，这样，如果我的读者遇到她，就会知道他们发现了多么了不得的稀罕物。也许在北方树林里寒冷

而又布满青苔的沼泽地中能够发现她的身影。你会看到一朵低矮的小花，紫色混杂着黄色，有点像凤仙花，边缘像膨胀的气囊；花瓣和萼片非常相似，向上生长而后慢慢伸展开来；枝干或花茎，有3~5英寸高，只有一片很薄的呈心形的花叶，而叶柄是从球茎发育而来。这就是寂静沼泽之地的女神，她等待着喜欢冒险的英雄穿过她的领地而让她心碎。

一些无害的小野花有着奇特的名字，它们来源于古老的神话。梭罗最喜欢的花之一，印度黄瓜根，以女巫美狄亚的名字为名，被称为“美德兰”，因为它曾一度被认为具有珍贵的药用功能，而医药和巫术一直以来都或多或少的被人类混为一谈。它是一种美丽的装饰性植物，在完美状态下，会有两组叶片，一组位于另一组上方。距离地面1英尺高，五六片叶子轮生排列，看上去仿佛另一组三片叶子从其顶部长出。从顶端的那一圈叶子中长出小巧的，无色的，向内弯曲的花朵。整株植物看起来格外修长优美。也许因为才一年的缘故，它只有一圈叶子，第二年，这个地方会长出花柱。尝一口那白色脆嫩的根块，黄瓜般的清香在口中弥漫开来。我们常常把黄瓜做成开胃小菜，而印度人是否也把这根块做成开胃菜，就不得而知了。

几年之前的一个夏天，我发现了另一种美丽的鲜花，它以一位希腊女神的名字——阿瑞塞莎为名。阿瑞塞莎是服侍狄安娜女神的一位仙女。河神阿尔法斯看到了正在沐浴的阿瑞塞莎，疯狂地爱上了她。为了躲避阿尔法斯，她被狄安娜女神变成了一泓清泉。阿瑞塞莎是最美丽的兰花之一，她的追求者哪怕穿越重重沼泽和层层湿地，也要去追寻她的足迹。她的花瓣呈明亮的粉紫色，有1英寸来长，

散发着紫罗兰般的芬芳。萼片和花瓣耸立着，形成了一个拱形的屏障，将我们称之为花心的花柱围在其中。在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县，阿瑞塞莎似乎很常见，听说它被当地人称为印度粉。

但是，我要讲述的是我的新发现。有一种植物能在炸药破坏过的土地上生长。一条新建铁路穿过我常去散步的区域，带来了一大群意大利劳工和成堆的炸药，这些炸药足以将这里所有温文尔雅的神明彻底驱逐。但事实并非如此。地震刚刚过去，我在一处部分风化的岩石峭壁下行走，为附近两个大型桥墩寻找石材，在一片碎石瓦砾当中，我看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延胡索花。这种漂亮的叶类植物垂挂于峭壁底部的碎石上，密密麻麻地丛生了一大片。她温柔，细腻，优雅，与炸药这个黑色巨人造成的破坏形成鲜明对比，也似乎是这种冲击岩石的力量造就了她。或许种子已在裂缝或缺口处沉睡多年，当灾难来临时，它们猛然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废墟之上的一片新土壤，于是重新焕发生机，似乎世界就是为它们才重新创造，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的确如此。当然，它们长得郁郁葱葱，这一片废墟从未被如此精致的蕾丝一般的枝叶所覆盖。低垂的圆锥形花朵，略显苍白的肉色花朵增强了整体效果。它是一种普通的攀缘植物，没有多余的枝叶，也不能缠绕他物，只是使用小手或钩子一样的新鲜叶柄，它们分布在每一根分支的末端。花朵悬垂着，像耳环似的来回摆动。远看有点像心形，可凑近仔细一瞧，却又像皱起的绸制口袋，里面或下面接近白色，向光的一侧呈浅紫色，底部收缩成褶皱。它们也是确确实实的口袋，花朵枯萎后并不会凋落，而是成为装满种子的口袋。延胡索花从7月开花一直开到秋天霜冻降临时。

奇怪的是，这延胡索花从第二年起就在该地区销声匿迹了。也许，

要再来一次地震才能唤醒它。

与延胡索邻近的品种——荷色牡丹（兜状荷色牡丹和加拿大荷色牡丹），更为常见，是春季最为美丽的花卉之一。4月的最后一周，我看到了白心（与花园里的荷色牡丹相似，因而被戏称为“兜状荷色牡丹”）。这种植物喜欢长在岩石上，有时会从突出的岩架上或是下方的碎石中冒出头来，像变戏法一样。当美洲血根草开始零星地出现在废墟和碎石中，当第一只燕子在空中吟唱，我们就要踏上寻找荷色牡丹的路程。北方有一种植物，被称为“加拿大荷色牡丹”，根部有小小的金黄色块茎，花朵在5月绽放，散发着风信子的香味。而它和同科的其他开花植物一样，不会对岩石造成影响。

这年夏天，我认识的第二种植物是绚烂耀眼的凤仙花。大多数凤仙花生长在树林的沼泽地里，只有一种无茎的凤仙花在到达沼泽地之前，就在干燥的土壤里扎根了，通常在常绿乔木林，因为那里的松针地毯能让她的脚丫避免受伤。但可能需要穿过许多潮湿、肮脏的丛林，才能找到其中最漂亮的凤仙花——但也是最粗壮最结实的植物；凤仙花的花朵很大，非常耀眼的白色，前端是淡淡的紫色；茎有2英寸高，叶子茂密，比野草更为粗糙。一位研究植物的邻居告诉我，在林中的某个苔藓沼泽里能找到它。那个地方后来被证实是消失的一处湖泊或是黑色冰斗湖的所在地。沼泽边上的白色杜鹃花盛放着，但很快便会凋零；中部是云杉、黑色火山灰和大型蕨类植物，而在其海绵状的铺满苔藓的底部，长着猪笼草。到处都长着一小撮一小撮的凤仙花，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景象——那么欢乐，那么喜庆，好像逢上了什么节日。难道它们是无数顶漂浮在叶子上方的帽子？还是一群胸前带着紫色斑点的白鸽，正展翅欲飞？

或者它们是一队仙女的船，正扬帆航行在一片花草的海洋？这样的画面涌向心上，让人仿佛置身梦境，只迷迷糊糊沉迷于它的美丽和生动。挺立的白色萼片让凤仙花显得更加灵动。此处昏暗的光线也刚好映衬着它纯净的白色花瓣，令人眼前一亮。那些许紫色就像是丰满的唇边或液囊里溢出的几滴葡萄酒，沿着两侧雪白的面颊缓缓流下。

这种凤仙花是最为罕见、最为上等的野花之一。它的行踪和姿容少有人知，那些有幸了解的人也总会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个秘密，生怕它受到一丁点的伤害。新英格兰一位著名植物学家告诉我，在那个地区只在一处能找到凤仙花，据他所知，只有3个人知道，他们也都对此守口如瓶。

我的一个朋友是兰花爱好者。6月某天，他坐了很久的火车，特意来观赏凤仙花。我领着他来到沼泽边，抬手将枝条像窗帘一样拉起，说：“就在那儿。”

“在哪儿？”他问，凝视着昏暗的远处。

“离你不到6英尺的地方。”我回答说。

他缩小视线范围，脸上渐渐露出既惊喜又兴奋的表情！一丛凤仙花，少说也有十几株，离我们只有几步之遥，几乎触手可得，有的还开着双生花。他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不由得细细欣赏起来，每一个表情和动作都显得十分满足。秋天时分，他又来了，还把几株凤仙花移植到住所的落叶松旁。那些凤仙花倒也枝繁叶茂地绽放了好几年，只是后来，不知怎的就颓败了。

几乎每年6月，我的朋友都要来瞻仰一番凤仙女王的绰约风姿。

我第一次寻找凤仙花返回途中，帽子刚好刮到一只红眼莺雀的

鸟巢。那鸟巢隐藏得实在巧妙，就建在昏暗、无叶的灌木丛中，就像一个公开的秘密！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观察。鸟巢悬挂在一棵弯曲的小树苗末梢，一些白色的物质点缀其上，以将巢穴和周围灰色斑驳的树干融为一体。在光线昏暗的灌木丛中，除非你长时间地仔细观察，不然很难会发现它。几片较大的叶子在其上方形成了一个遮篷。鸟巢不是很隐蔽，但因为他的外观及位置与周围的光线和阴影十分相近，因此，要找到它并不容易。

几年前的夏天，我又找到了一种美丽的植物，它形似杂草，最近才出现在这个地区的某些地方。那时，正值8月，我走在草场的一个小圆丘上，看到一小片非常艳丽的橘红色，近乎深红色的花。我在此处从未见过这种花。经过研究，我发现这确实是一种新植物。花茎粗糙不平，长有茸毛，没有叶子，大约1英尺高，鲜艳的深橙色伞状花序簇集，叶片呈深锯齿状，带刺，平压在地面上。整株植物看起来，像是名副其实的“以扫”（“圣经”中人物，名字的意思即为“多毛”），似乎在紧紧地抓牢地面，不会轻易放手。第二天，在1英里远的另一片地里，我偶然发现了更多的这样的花。经过询问得知，小片这种植物在那年夏天第一次出现，又或者是首次被发现，虽然这片草地我童年时期就熟悉了。它们在7月初和青草一起被砍掉，在8月的第一周就重新发芽并再次开花。这片草地仿佛燃起了大火一般红艳艳的。它们的叶子覆盖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连一根草都插不进来。它们生长缓慢但最终将会完全占领这片土地，一点一点地吞食掉整片草场。这种植物似乎是山柳菊或是水兰的一种，又或者是个复杂科目的近亲种，但我在植物学的论著里并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几天后，我发现，也许，离邻县边缘十英里远的地方是它的老巢。几天后，我在距离十英里外的一个邻县边上，似乎发现了它的总部。这种花几年前就在那里出现了，人们认为它是从农民的庭院里潜逃出来的。它成片成片地在田野里扎根生长，农民们意识到其存在的危险性，想方设法将其消灭。它的种子也像蒲公英一样，随风播撒在远远近近的土地里。它为仲夏的田野添上一抹亮丽的色彩，如同英国的庄稼地里长出的猩红罂粟花。但是代价是巨大的，因为这片土地将要被它完全霸占。

这是我十年前的观察结果。后来，我得知那是来自欧洲的黄山柳菊，一种水兰属植物。很快，它在纽约和新英格兰成为一种常见的杂草。（1894年）

仲夏，新英格兰的一些地方已经长出一种与黄山柳菊一样鲜艳的野花，却远远没有那么张扬、浓烈，这种花叫野牡丹，或是叫鹿草，是某个热带植物家族中唯一长在北方的品种。8月在临近巴扎德湾的乡村，我发现了许多这种花。对我来说这是个新品种，我很难辨认出它们——外观上与某种猩红色月见草相似。整株植物分为4部分：花瓣微微呈心形，回旋状的花蕾，带硬刺的叶子，萼管很长；但是花茎却是方的，叶子对生，管呈坛状。花朵直径约有1英寸，呈亮紫色，能在干燥、沙质的土壤里大量生长，为干燥的沙漠增添一抹明朗的色调，也在沼泽地的边缘地带生长。我所熟知的生长在内陆原野上的任何花与它相比都黯然失色。我们在改进花园时，正如罗宾逊先生曾在他关于野外园艺的一本书中所推荐的那样，决不能忘记鹿草。

同样的鲜花，在海岸上生长的在颜色上可能比内陆的更加明艳。

我认为马萨诸塞州海岸的野玫瑰，比我以前在内地看到的颜色更深，香味也更浓郁。绣线菊的颜色也更加丰富多样。

说到生动的色彩，有哪种花能与我们的红花半边莲相提并论呢？它绚烂的光芒仿佛是从一块燃烧的煤块迸射出来似的，照得人眼花缭乱，连花瓣都看不清楚了。它不像其他鲜花一样，纹理质地清晰可见，耀眼的光芒掩盖了一切；它本身的颜色并不十分鲜艳，而它却在一片熠熠光彩中静静矗立。在一切潮湿阴暗的地方，没有什么花能比它更显眼夺目，就算是最广大最黑暗的阴影处也只需要几朵这样的小花便足够了。通常情况下，红花半边莲是成对出现的，池塘黑水的反射让这种效果愈加明显。在颜色上它唯一的对手要数马薄荷或叫香蜂草，薄荷的一种。但是这两种花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在偏远的北方，红花半边莲越来越少，被同样生长在阴冷潮湿之地的马薄荷取代。在山泉周边，或草原的小溪边都能发现马薄荷的踪迹，或者在山间湖泊的源头处会有马薄荷泛着光。它至少有两英尺高，仿佛一顶红通通的宽边帽。

8月，我亲眼目睹了哈得逊河下游沼泽地的盛况：在一片长着莎草和菖蒲的区域，大片的药蜀葵点缀其间，这大概是唯一能让我忆起英国绿色田野中的点点猩红色罂粟的情景了。这是何其的壮观——沼泽禾草摇摆的波浪如同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鲜艳的粉红色花朵在每一寸土地上竞相绽放，如同燃烧的炭火在微风中发出的点点星光。药蜀葵并不及罂粟色彩艳丽，但花瓣却大得多，洋溢着青春和幸福的色调。它从欧洲移民而来，正悄然融进这片广袤的河边草地。

同一天当火车穿过广阔的沼泽地时，你也会被这些锦葵深深吸